

# 滑雪三會刊

(9)

## 會內刊物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一日

中華民國滑雪協會  
臺灣省體育會滑雪協會  
會址：台北市龍江街50號A  
電話：七一四一五〇  
發行人：沈家銘  
(本刊在申請登記中)

## 無雪的日子

厲智



聽隊員們說，他們已經爬過小奇萊、東峯、主峯，連草都沒滑，現在又去大禹嶺，倒是名符其實的「合歡山登山隊」；又看到副隊長健步如飛的樣子（女孩子就屬他走最前頭），一下子就不見了蹤影，私底下好佩服他的體力喲！由於是下坡路，也走了將近兩個小時的路程才走到那既可愛又令人垂涎的小吃店，不僅連灌兩瓶果汁，一群人又「嗜」了不少店主「自己種的蘋果」，然後再出去溜溜，繞一圈後回來店主又請我們「嗜一嗜味道」。吃夠了，也休息夠了，「老板，謝謝您！我們回松雪樓拿錢來買蘋果。」此時七位女孩子中，有六位「下定決心」搭計程車回去（包括副隊長，我很失望），連價錢都講好了。我呢？不是要當「英雄」嗎？連這點苦都吃不了，皇論其他？走著瞧吧！

今年的合歡山滑雪訓練營活動期間，最使幹部門感到棘手，也最使隊員們感到失望的，莫過於山上無雪。但是，無雪的日子，仍有許多值得回味的，請看這一位——編者——。人生不也是這樣，總是苦樂相接的，若沒有黑夜的孕育，何來清晨的光明？雖然不至於走在前面，至少要和他們保持同樣的速度才行。於是我們特地和領隊走在一起，跟著他的步伐，還默念著

口令（因為上軍訓課教官老是找我喊口令，趁此機會再練練）；這豈止是走路，簡直在趕路，最高的紀錄達到十二分鐘走一公里，又是上坡路。又看到教練還穿著滑雪鞋走來回，亦不落人後，

更堅定我的信心。

「瞧！克難關就在前面，只要到了那兒就是下坡了。」

「不管它在那裡，我只走我前面的路，也不去想它的高遠。」我堅定的回答。

天出奇的好，清朗得很，四周都是層層疊疊的山巒，陽光照耀在青綠的山峯上，遠望過去真是水彩畫裏的最佳景緻。這些山本來都是在海底的，不知是第幾世紀的造山運動才隆起來的；那些岩石是火成岩還是變質岩？早上第三梯隊裏的黃老師還問過我，都被問住了。至此才深深的感受到了：處處留心皆學問。總以為自己讀得很多了，其實却是沒有見過外面的世界。當井底蛙一旦跳出了井口，才會感歎世界之大，贊揚萬物之美，並不是居住在井底所能想像得到的。

行行復行行，風口已呈現在眼前。我好興奮，已不得跑回松雪樓，脚步是愈來愈快，根本就忘了酸痛。

到了！走到了！

終於在預定的時間內走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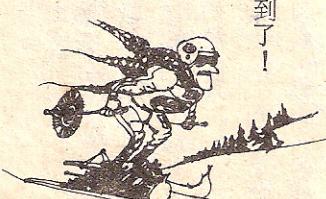
憑著第一隊遠征大禹嶺。

途中我是越想越不對，就憑著一個在學校每逢上體育課就想「今天該生什麼病」的人，要他走完來回十八公里的路程。天哪！腳都軟了。真想回頭，但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既走之則續之吧！

憑著青年人特有的「傻勁，衝勁與幹勁」，早上才從昆陽走到松雪樓，吃過飯後，還沒來得及休息，又隨著第一隊遠征大禹嶺。

途中我是越想越不對，就憑著一個在學校每逢上體育課就想「今天該生什麼病」的人，要他走完來回十八

公里的路程。天哪！腳都軟了。真想回頭，但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既走之則續之吧！



# 赴歐洲滑雪訓練比賽報導

陳雲銘

本會在去年底，曾派遣代表隊赴奧地利接受六星期的滑雪訓練，並赴瑞士、瑞典參加今年二月間的世界性滑雪賽，為了讓各位會友了解他們在歐洲的訓練及比賽情形，特轉載陳雲銘在聯合報上所發表的報導，並請梁仁貴撰寫其所行所見。

——編者——



## 初上茵斯布魯克

隊中唯一的越野滑雪選手梁仁貴，在香港選購了一套夏季無雪期間的越野滑雪訓練工具，這是一種特殊的滑板，雪板上裝有四個小輪子，能在山坡地上或平地上作越野滑雪的基本動作訓練，遊之地，兩年前，滑雪協會曾送我到這裏住過半年，這一次我們將與奧地利國家代表隊選手共同接受六個星期的滑雪訓練。

茵斯布魯克是歐洲滑雪勝地，也將是一九七六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會址。

我們從台北到茵斯布魯克，花了十幾天的時間，其實，路途並沒有那麼遙遠，只是我們在香港我們爲了等包機，停留了三天。我們在香港的大部份時間都是逛體育用品社，因爲在香港買滑雪裝備，要比在日本或歐洲買便宣得多。

## 二歲小孩開始學習

來到茵斯布魯克的最初兩天，我們忙着舞會，見到了

在維也納，我們爲了赴瑞士比賽的簽證和回香港的過境簽證，東奔西跑費了一個星期。在香港我們爲了等包機，停留了三天。

王正宗教練率領作體能訓練，清晨六時半在維也納市立公園與市區，繞着十八世紀以降的大音樂家肖像跑步，莫札特、貝多芬、舒伯特、蕭邦、和華爾滋大王約翰史特勞斯，是我們每天必見到的「人物」，除了跑步，我們還在公園內作熱身體操。

辦簽證之外的時間，我們由姜天佑先生帶領參觀名勝，女皇夏宮、聖斯蒂芬大教堂、國家歌劇院、多瑙河和多瑙塔，到處都留下了我們的足跡。

維也納森林下的烤鷄，是我們最欣賞的。

星期六、日的例假日，我們乘坐巴士到維也納附近的滑雪場滑雪，這是到奧地利以來第一次去滑雪，大家能夠真正摸到雪，踏到雪，心裏覺得格外高興，

這一次的滑雪雖只是玩玩，但能先適應雪鞋、雪板，一天練下來，大家都覺得受益不少，只可惜天氣不好，能見度太差，不能讓我們作更長時間的練習。

今天我們才從維也納上山，來到茵斯布魯克，在這裏的最初幾天，我們將先拜會奧國滑雪會與體育界人士，接受他們的受訓計劃。

我們到達維也納後，曾經拜會我國駐奧地利文化辦事處和駐維也納新聞處的負責人，他們幫我們解決了所遇到的各種困難，並且分別請全隊到他們府上吃中國飯。

我們在維也納停留將近十天，這段期間每天由

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副主席克里博士。

史畢士副會長曾經兩度訪問台北，我們滑雪協會沈家銘會長與他交情甚好，這一次我們帶了一個很大的中國古裝人像送他。哥德教授多年來一直與我們保持聯繫，爲我們安排訓練計劃，這位女教授對我們最親切友善，爲了回報這份友情，我們特別買

了一件絲質棉襖送她，這幾天她上班天天穿着它，好看極了。克里博士是一九七六年冬季奧運會籌備會的秘書長，他年前曾到台北，接受過教育部蔣彥士部長頒贈的特別獎章，獎勵他對中奧體育交流的貢獻。

克里博士在百忙中還舉行了一個小型酒會，歡迎我們來到奧地利。克里博士在奧國的地位很高，他告訴我們，如果遇到任何困難都可以找他幫忙。

哥德教授為我們安排的計劃，是越野選手梁仁貴到離茵斯布魯克十五公里外的索菲德（Seefeld）越野場地受訓，奧國參加今年二月中在瑞典法倫舉行的世界越野賽選手將在這裏受訓一個星期，索菲德越野滑雪場是一九六四年茵斯布魯克冬季奧運會的越野賽場地，當然也將是一九七六年冬季奧運的越野場地。而我們這些曲道選手，將到世界最大規模、設備最完善的聖安東滑雪場去受訓，我們將住在聖安東滑雪場的國家體育館內。

國家體育館的設備可以說是相當豪華，一般奧國人都很難得住進去。兩年前，我和梁仁貴曾經住過奧境一半以上的國家體育館，從未見過有其他的外國人住。會有日本選手問過我，他們有什麼辦法能住進國家體育館？言下大有既羨且妒的意思。我們之能住進國家體育館，還不都是因為我們滑雪協會與奧國滑雪協會建立了很好的關係。

兩年前，曾經訓練過梁仁貴的奧國國家越野隊教練波克斯教授，這次聽說梁仁貴將到索非德受訓，很是高興，他已經決定要帶他現在的年輕選手到索菲德。他說，和中國人一起訓練，嘻嘻哈哈中能增進練習的效果。

我們在茵斯布魯克更新設備，完成訓練準備，大部份人都買了新雪板，本來只有我一人使用「克耐斯」雪板，現在大家也都改用了這個世界名牌。我和謝偉成都是七五公分高，用二公尺長的雪板，黃維中一七〇公分、葉永興一六八公分，都用一九〇公分長的雪板，陳輝煌與陳輝燦兩個新人用一八〇公分長的雪板。現在世界各地流行新學滑雪的人，用短雪板的說法。我們是用馬克牌的綺具（固定雪鞋與雪板的裝備）。

現在正是奧地利的滑雪盛季，每個滑雪場都擠滿了人。在奧國，三歲小孩便開始學習滑雪，父母送子女到滑雪學校受訓，滑雪是中學體育必修科目，滑雪場的交通、食宿設備很講究，收費却十分平民化。因此，滑雪已經成為歐洲人最喜愛的運動，許多人把每年三星期的假期放在滑雪場上，這種情形很讓我們羨慕。其實，在台灣，很多年輕朋友喜歡滑雪運動，只是我們的合歡山積雪時間太短，場地又不夠大，很多人得不到上合歡山的機會，曾經有些女生還為此大哭過呢！

（元月十一日寄自茵斯布魯克）

## 開始接受嚴格訓練

元月十四日，中華滑雪隊一行七人（梁仁貴在索非德參加越野訓練），從茵斯布魯克乘坐二個小時的火車來到聖安東滑雪場，開始接受嚴格的滑雪訓練。

聖安東滑雪場是當今世界規模最大的滑雪場，全境滑雪纜車（包括纜車箱、坐椅纜車、與推動式T字型纜車）總長度有一萬餘公尺，與我們合歡山四百公尺長的長度相比，真是大巫見小巫。聖安東滑雪學校是全世界第一流的滑雪訓練中心，奧國最有名的滑雪教練都集中在這裏，各地滑雪愛好者常慕名而來，因此，聖安東滑雪學校總是用五種語言教學。

曾經連得三次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滑雪冠軍的Karl Schranz，就是聖安東人，他在一九七二年札幌冬運會上，曾因替世界名牌滑雪用具做廣告，而被奧會主席布倫達治禁止參加比賽，這一件事會引起很大的風波，大部份滑雪名將會聯合起來杯葛過布倫達治。

由於奧國滑雪協會的協助，我們住進了聖安東國家體育館，館內沒有滑雪器材室與乾燥室，住宿和膳食不亞於山下的一流旅館，可是收費却十分低廉，因為奧國政府負擔了國家體育館一半的

開支，我們在這裏每天用在食宿、教練和纜車費用上的錢，不超過十塊美金，真可以說是便宜。

我們目前所住的這一處國家體育館的負責人何比奇勒教授，是前任奧國滑雪協會的會長，也是中華民國滑雪協會的好友，我們住在這裏的一切都由他親自安排。

何比奇勒教授過去是奧國滑雪國手，他現在負責指導我、黃維中和葉永興，其他四人王正宗領隊、謝偉成、陳輝燦、陳輝煌成爲一組，由富蘭茲利特教練指導。

今天是我們第一天受訓，爲了適應新鞋子、雪板和雪杖，大家都只是複習基本動作，我和葉永興、黃維中過去是從基本動作開始學習，因此，奧國教練對我們的動作相當稱道。

未到聖安東滑雪場之前，我們在茵斯布魯克見到了七個中國人，大家是在陳蓮珠家裏聚會，這是茵城中國人在一起聚會最多的一次，在台灣住過七年的顧神父，也應邀作陪。

# 聖安東全境大雪

因爲黃維中、葉永興和我很快就要參加在瑞士舉行的世界滑雪錦標賽，因此奧國滑雪協會特別請當地的總教頭江特協助訓練我們。江特以最新的動作，取代我們在日本學到的舊動作。他認爲，先要有膽量，才能學好滑雪，因此，他帶我們練習，總是讓我們儘可能以最快的速度衝刺，速度每小時在六十公里至八十公里之間，真不亞於在高速公路上飛駛的汽車。

前天（元月十六日），黃維中在快速衝刺中突然遇到凹下地形，栽了一個筋斗。所幸他滑雪多年，懂得如何護身，而且腳力還夠堅強，因而受傷不重，只要臉部稍爲擦傷，他所用的美國名牌 LANGE 滑雪鞋也斷成了兩截。

另一組選手陳輝煌、陳輝燦、謝偉成，雖然不參加瑞士的比賽，却負有另一任務，他們學習的重點在於基本動作和如何教學上，因爲，當初滑雪協會送他們出國受訓，就是希望他們將來能負起推展和

茵城以文化古都著名於世，一九七〇年建校的茵

斯布魯克大學，是全世界少數的古老學府之一，目前，在這所學校中只有一名中國學生，他是從香港來的吳才強，正在攻讀醫科博士。

（元月十六日寄自聖安東滑雪場）

傳授滑雪技術的責任。

今天聖安東全境遭受大風雪，路上積雪在一公尺以上，在這種大雪裏，最忙的是推雪車，因爲風雪不止，雪場裏的能見度極差，滑雪場因此關閉。

能見度差是造成雪地失事的原因，看不見雪道指路標而迷失方向的人，準會凍死山頭，奧地利大部份的雪場爲了引導迷失者，都設有特別的雪地燈塔。

大雪後的雪場，最是難滑，這種雪質稱爲「深雪」，既鬆且軟，雪板踩下去，全會陷在雪中，要在深雪中滑行，需要深奧的技巧，如果不小心，很容易扭傷腳踝或折斷腳骨，因此，在歐洲滑雪，滑深雪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在奧地利滑雪學校參加一級指導員的檢定，一定要通過深雪滑行測驗，目前我國只有夏杭生教練通過奧國這種測驗。

不過，深雪滑行的技巧對一個滑雪競賽選手來說並不重要，因爲滑雪競賽是在另一種雪質下進行的，這種雪質也非常難滑，它叫做「冰面」，它和深雪完全相反，既硬且堅密，在冰面上滑行，速度奇快，而且壓邊（剎車）困難，如果在冰面上摔倒，輕者，青紅滿身，重者，頭破血流，所以，參加競賽的選手每天除了練習，另一重要工作就是拿鋸刀磨擦雪板的鋼邊，鋼邊磨得愈利，在滑行中剎車也愈靈，滑雪選手磨鋼邊，就像士兵擦槍一樣重要，往往人們憑着磨鋼邊的動作

茵城有一座橋通往義大利，這座橋在一九六四年完工，橋長八百二十公尺，因爲它是在深山幽谷間，建築時極爲艱難，因而相當有名。

和其注重的程度，來斷定他是不是一個好選手。

奧地利受到石油危機和世界通貨膨脹的影響，

滑雪的花費也大大提高，登山用的纜車是用油料和電力推動，因此纜車價格比去年上漲百分之五十，不過，我們因為是受奧國滑雪協會的邀請前來，所以得到半價優待。

這幾天聖安東一直下著大雪，因此大部份的滑雪者都在房裏休息，我們幾個却不願放過深雪滑行的機會，冒著風雪操兵，另一方面也是不願浪費已付了的纜車錢，聖安東的幾位教練，對我們這種認真學習的態度極為稱讚。

我們全隊中出操最勤的要算年紀最輕的謝偉成，他每天最早開始練習，最晚收操，在這裏每個人都期待他早日上山，大家都覺得他隻身飛越萬里很不容易。

這幾天我們嘗試深雪滑行，都吃足了苦頭，幾乎每個人都摔得全身酸痛，而且每天總是弄得全身濕淋淋的回來，雪場裏的積雪總有一公尺半深，穿雪板下去，雪也在膝蓋處，這樣子滑雪，好似游泳一般，每一跌倒，全身就會深埋雪中，學習滑雪，摔跤本是當然的事，一切技巧都是靠在摔跤中體會出來的。

教練告訴我們滑雪的訣竅，身體的重心必須稍

為往雪板後方加重，好讓雪板前方翹起少許，而不致往下插入雪中，雙腳壓邊不可過於用力，而且兩個膝蓋的上下動作一定要做到明顯而徹底。

合歡山上目前正在舉行多令滑雪訓練營，如果巧逢大雪，參加的隊員不妨試試奧國教練教給我們的這個新（深）雪滑法，如果照他的方法做，相信你們能在深雪中來去自如。

我們在聖安東受訓一幌已經一個星期了，這一週的訓練重點在於膽量訓練，腿力訓練和雪的適應訓練。大致上，我們三個就要參加比賽的選手

幫助他們找出座車，其實，他們並不讓我們白幫忙，車子找到後，總會邀請我們喝杯咖啡，閒話之餘，他們對我們這一批中國客，多了一層了解。

由於出國手續延誤而遲來的選手沈立謙，前天已經到達維也納了。因為奧國大雪，維也納機場關閉，曾讓他和其他地方多停了兩天，再過兩天辦妥簽證後，他也要上山受訓，我們在聖安東的旗門插好，再開始學如何穿越，但在奧國，選手不必管插旗門的事，一切都由教練負責，歐洲訓練方式總是處處為選手着想。

今天是農曆除夕，為了慶祝，我們想到了滑雪旅行，江教練特別批准，帶着我們從聖克里斯多夫出發，一山翻越一山，旅行了十五公里。

經過三個小時不停的滑行，我們再度回到了聖安東市，教練帶我們到有名的維也納森林餐廳去「解渴」，因為是除夕，王正宗領隊特准大家喝此地的特產紅葡萄酒，清醇的紅酒喝下肚，大家都忘了翻山越嶺的辛勞。

除夕夜，我們多了幾樣菜，而且有一瓶莎士堡大學滑雪訓練班送的威士忌，這頓年夜飯吃得很痛快，歡笑中大家幾乎忘了是身在異域。

和我們同住在國家體育館的莎士堡大學學生，在這裏接受一個星期的滑雪課，為了感謝他們贈送的新年威士忌，我們回贈了每人一枚鑄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紀念章。明天，雪場裏就會到處出現我們的國旗了。（元月廿三日寄自聖安東滑雪場）。

大雪之後的聖安東，出現了一個很滑稽的景象，就是開車到這裏來的遊客，都手執雪鏟，在雪堆中剷尋自己的車子，他們剷雪的動作，好似開山一般，極為辛苦。

我們在這裏的七條壯漢，每看到奧地利遊客辛苦剷雪的時候，總會拿出助人最樂的精神，全力

今天晚上，在茵城的中國人爲我們舉行了一個小型的惜別會，簡單的儀式中，有令人感動的熱情，讓我們幾個大男人忍不住淚眼汪汪。

帮助。（元月卅日寄自茵斯布魯克）

## 惜別會中熱情洋溢

中華滑雪隊於元月廿八日結束在奧地利的訓練，從山上回到了茵斯布魯克，在茵城選購一些滑雪裝備後，將啓程前往瑞士。

中華隊將要與其他卅五個國家的選手，角逐在瑞士聖莫瑞茲山舉行的世界滑雪錦標賽，這項比賽從二月二日起進行八天。

我們在城城選購了隊鞋和帽子，純毛帶有帽沿的防寒帽，咖啡色的防寒鞋，深藍色西裝褲，

配一件藍色中國棉襖，這就是我們參加瑞士比賽的隊服。我們覺得棉襖比起別人的夾克來，一定要出色得多，我們期望在大會開幕式中能引人注目。

聖莫瑞茲山在瑞士東南部，距離茵斯布魯克

有一百八十公里，如果坐歐洲國際電車，要翻山越嶺，由於我們攜帶的滑雪器材很多，坐電車搬運起來很不方便，幾經商議，大家決定了租用一部中型巴士，自己開車去瑞士，隊中葉永興和陳輝燦都領有國際駕駛執照，義不容辭擔任駕駛職務，能夠自己開車去，既省錢，又能領略沿途風光，實在是件愜意的事，在歐洲，有很多專供遊客租用的汽車公司，可以在奧地利租車，到其他國家繳還。

## 滑雪大賽湖上揭幕

從茵斯布魯克開了五個小時的車，來到瑞士滑雪聖地聖莫瑞茲，這是一個平常只有六千居民，到了滑雪季節能夠流入四、五萬人的奇異小城，這也是一九四八年第七屆冬季奧運會的會場。

聖莫瑞茲境內的纜車總長度在八千八百公尺以上，這裏有兩處高山可以終年滑雪，最高的柏尼納山峯海拔在四千公尺以上，崇山峻嶺、景色壯麗。

二月二日上午我們向大會辦理報到手續，每個人得到一張在聖莫瑞茲全境搭乘公共汽車和纜車的免費優待券，並且得到紀念章和印有圖案的手提箱。下午，要參加比賽的三名選手就在會場附近展開練習。

這幾天瑞士的天氣很不穩定，聖莫瑞茲的雪況非常差，雪場上到處可以看到冒出頭來的青草和石頭，爲了設置滑道，大會需要花更多的精神和人力，因爲人手不夠，附近的駐軍都上山來幫忙運雪和壓製滑道。

由於雪況不好，大會在教練與領隊會議中決議比賽提前一天舉行。

廿二屆世界杯滑雪錦標賽於二日下午三時半正式揭幕，開幕典禮由國際滑雪協會會長瑞士籍

Karl Schranz 驚說葉永興、黃維中和我就要參加瑞士比賽，曾經扼要地告訴我們一些賽前應該注意的事項，對我們來說，這些話真是金玉良言。

從瑞士方面來的消息表示，我們在聖莫瑞茲山上的住宿都已安排妥當，我們將在進太陽飯店，大會爲我們準備了中型巴士，有一位司機全日爲我們服務。

離開聖安東滑雪學校的時候，有一個很熱鬧的歡送場面，滑雪學校校長賀平和所有教練，把我們送到車站，諄諄囑咐中帶有虔誠的祝福，希望學生們在比賽中有好的成績，永遠是老師們的心願。

在聖安東的訓練，大家都覺得受益良多，王正宗教練根據奧國教學方式和進度，擬就了一份滑雪入學教案，從一步一杖走路開始，到點杖自動轉彎，配上葉永興拍攝的整套八釐米示範影片，相信這套東西對明年合歡山上的朋友將有不少

的 HODLER 主持，瑞士聯邦主席和各國貴賓會到場觀禮，開幕儀式是在市中心的聖莫瑞茲湖上舉行。這個湖每年有五個月的結冰期，結冰時湖上可以行車，也是最好的越野滑雪場地，大會在

這個湖上架設了可以容納五千觀眾的看台，開幕典禮前一個小時，看台已經擠得水洩不通。

開幕典禮歷時一個小時，有各種精彩的表演，先是瑞士五名空軍作定點跳傘表演，接着有瑞士民俗服裝表演，二百名兒童表演瑞士舞蹈等。

中華滑雪隊是第九個進入會場的隊伍，在智利之後，加拿大之前，當大會司儀引導「中華民國」進場時，曾用中文說「中華滑雪隊問候大家，並祝各位在聖莫瑞茲一切順利」，這是前一天我們臨時教給大會的中文字。

四年前，江詞宗、王正宗、夏抗生三位教練曾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過廿一屆義大利歐柯汀拿世界滑雪錦標賽，而這一次却是我們第一次下場比賽。

當我們進入會場，場內的掌聲雷動，氣氛真是感人，這時刻真值得記取，大會並特別介紹了我們身上的中國式大衣「棉襖」。

開幕式結束以後，瑞士各報社記者和紐約時報特派員紛紛前來採訪我們，他們想要知道亞熱帶的台灣如何發展滑雪運動。

三日大會進行的第一個項目是女子大曲道比

賽，結果法國選手 Fabienne 贏得冠軍，瑞士全

國寄望得標的 Nagas，因為不慎在第十八道旗門，葉永興過去在日本受訓一年，在札幌冬季奧運衝出滑道，慘遭失敗，全瑞士人都為她可惜。Nagis 是札幌冬季奧運滑降和大曲道兩項的金牌得主，也是當今世界最好的女子滑雪選手，她的失敗，何止瑞士人覺得遺憾。

男子大曲道比賽因天氣關係也將提前於五日舉行，我和葉永興、黃維中屆時將出賽，明天我們將到比賽場地作賽前觀察，看清楚旗門與滑道，我們儘可能做好賽前準備，希望這次的成績能比札幌冬運會時好一點。（二月三日寄自瑞士）

## 大曲道不幸摔傷

記得結束在奧地利受訓時，滑雪學校校長賀平

曾提醒我們，穿越旗門要講究方法和技巧，他說，在作曲道練習時，身體的重心過於在後，將不容易控制速度，易於飛出旗門，造成違例。賀平言猶在耳中，我却在世界滑雪錦標賽男子大曲道項目中遭到失敗。

大於曲道。

北歐式滑雪比賽可分為跳躍、越野與越野射擊三項，跳躍是在一個滑道上設立一個高出雪面的跳台，快速滑行後飛躍出去，視跳的遠近而定名次，這種比賽可分七十公尺跳躍競賽與九十公尺跳躍競賽。

越野比賽可分為十五公里和卅公里競賽，全程分下坡、平坡、上坡，各佔三分之一，也是視時間的少與多而分名次。

目前，我國只有梁仁貴是越野選手，他將在二月十五日在瑞典法蘭參加世界越野競賽。

越野射擊的比賽和越野滑雪一樣，分三十公里與十五公里，不同處就在選手必須背負步槍參加

會前賽中不幸將腿摔斷而未正式出賽，今年是他第一次代表國家參加賽事。

這兩天即將展開男子組與女子組直滑降比賽，這是所有滑雪項目中最刺激的項目，滑雪是從山上經過規定的路線直衝到山下，誰先到誰就是冠軍，這項比賽選手出事比率最高，國際滑雪協會曾規定未參加保險人不得參加這項比賽。

比賽，比賽滑道上設有射擊靶，經過射靶時必須停下來射擊，計分法為越野全程所費的時間加上射擊時間（命中率愈高則所加射擊時間愈少），少者則為冠軍。

國內路越野射擊運動由海軍陸戰隊領導，目前正派出兩名選手翁明義與吳紘道在奧地利受訓。

任聖莫瑞茲選手村，中華隊的信箱內經常有好幾個國家的邀請卡，邀請我們參觀他們在會場設的特別館，德、奧、法、比利時、瑞士、瑞典六國都在會場設置了類似萬國博覽會的館，展出他們國內進步和對體育運動的推進情形，我們會往一參觀，尤其是特別熟悉的奧地利館，給我們留下不同者印象。

（二月八日寄自聖莫瑞茲）

# 參加一九七四年 國際北歐式 滑雪錦標賽散記

梁仁貴



作一概況報告：

比賽之前，先在奧地利 Seefeld 作一個月的

訓練，這段時間在奧國滑雪協會的安排之下，特別請了一位越野教練 Koestinger，專門指導。訓練期間，每日上午六時起床，晚上九時三十分前必得息燈就寢，上下午各有兩個半鐘頭以上的訓練，包括了十五公里、三十公里至五十公里不等。由於

訓練時間短促，教練特在賽前練習的重點加以指點，例如：一、在各種不同的氣溫、雪質下雪板如何打臘。二、在滑行中的基本動作。三、每日規定的滑道公里數，必須完成練習。

在訓練時，每日均寫心得報告，連同訓練情形

參攷，並由此而有助於滑雪運動的全面推展；對外則在建立與各國間之友誼，和文化的交流，進而促進及鞏固我國在國際間之地位。

我國參加這一次大會的代表團有十人，他們是：一等秘書姜孝靖、教練王正宗、選手陳雲銘、葉永興、黃維中和我四人，以及四位到奧地利接受高級滑雪訓練的沈立謙、陳輝燦、陳輝煌、謝偉成。選手當中陳雲銘、葉永興和黃維中是參加阿爾卑斯式（Alpin）滑雪項目，先於二月二日至十日在瑞士辛芳立茲（St. Moritz）參加了本年阿爾卑斯式滑雪錦標賽。而北歐式滑雪比賽則只有筆者一人參加，為壯陣容及便於展開對各國的交誼活動，全體團員在參加了辛芳立茲國際阿爾卑斯式滑雪賽之後，便取道德國到瑞典花隆參加大會。這一路行程，都能達成體育外交的任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事。

現在謹將參加國際北歐式滑雪錦標賽前後情形作一概況報告：

以航空信件寄回國內。從元月九日至廿九日止的三星期訓練，不論是基本動作、體能耐力和雪板打臘的知識和要領吸收了不少。訓練期中，由於筆者來自異國，特別引起當地選手和一般民衆的注意，因此幾天下來認識的朋友不計其數。

元月廿九日訓練結束後，首先隨同代表團到

瑞士，觀摩阿爾卑斯式滑雪賽，同時就地作不同環境的練習。二月十一日上午，一行九人由瑞士動身，經德國到瑞典。由於經費並不寬裕，乃乘車及渡船，整個行程共費一天半的時間，其經過大概是這樣：十一日上午離開瑞士辛芳立茲，第一站經德國慕尼黑，第二站直達德國北部大海港漢堡，此時已是次日上午十時，由此開船的時間是在晚上，大家有半天的時間在漢堡參觀，這裡不但是一聞名的商業大港，更是一個聞名的「性」開放的都市，遊歷過漢堡，又搭了三個鐘頭的電車，趕上晚間十一時的輪船離開德國，直航瑞典。巧的是船上餐廳工作人員多來自台灣各地，總有七、八人左右，彼此異地相逢，更有說不出的高興，在這裡場合，更會知道國家的可貴可愛，也更能緊緊地團結在一起十三日上午六時，到達瑞典南部一個港口，即轉搭電車到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當天夜宿斯城，等待第二天的進軍國際滑雪錦標賽場地花隆。

一九七四年國際北歐式滑雪錦標賽開幕式於二月十六日舉行，直到廿四日閉幕，為期九天。

開幕典禮時，我國隊伍身著中國傳統式大棉襖，

頗受大會觀眾的注目，很多記者，以及觀眾都前來拍攝前所未有的鏡頭。典禮由瑞典國王親臨主持，更使大會生色不少。典禮後有各種表演節目，最受注目的是主辦當局將其本國（瑞典）滑雪運動的歷史及演變，每一時代所使用的器材、服裝等，作了有系統的介紹及示範，使在場的選手，在腦子裡都有了深刻的印象。我們滑雪的歷史只有短短的十二年，這一次在歐洲參加國際性的比賽尚屬首次，套用一句老話：只是「志在參加」。但願在參加中，能學得更多的知識和經驗，不斷的和各國交換意見，取得各項器材資料，帶回國內，積極推展國內滑雪運動，以及器材的生產，使滑雪運動能迅速的在國內成長、茁壯。

參加這次比賽的我國選手只有筆者一人，十七日為三十公里，十九日為十五公里競賽，雖然成績並不理想，但都完成了全部賽程，並已獲得不少實際比賽的經驗。我們成績的不理想，一方面是受氣候環境的影響，一方面則是缺少經驗。

現在我們的滑雪運動只在起步階段，更須好好學習別人的優點，不斷的努力，將來我們光復大陸，在東北地區便是發展滑雪運動的最佳場所，不久當可迎頭趕上各國。

大會期間，每個國家的選手及職員都分派有專車接送，花隆是一個小城鎮，旅館少，好多選手被安頓在三十公里以外之地，我國選手也不例外，但瑞典交通方便，人口不多，並沒有太大不便。瑞典今年是雪況最差的一年，十七日男子三

十公里比賽前三個鐘頭，就派了許多軍隊上山鋪雪，直到最後一天的比賽，都是如此。

目前北歐式的滑雪比賽，要以北歐各國和東德實力為最强，主要是地理環境有利，全國滑雪運動的盛行——有如我國的少棒運動——成果當然輝煌。我國提倡滑雪運動雖只短暫十二年，然在會長沈家銘全力領導之下，有了今天的成就，不管是每年冬季的滑雪訓練營，或是選派幹部到國外接受高級滑雪技術訓練，甚至參加國際大賽，都有良好的成果。今後，為了更進一步推展我國的滑雪運動，我們每一位會員，每一位幹部，都應負起責任，共同努力，希望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的合歡山出現，使滑雪運動在全民運動中佔重要的一環，使我國的滑雪運動在世界上以嶄新的姿態出現。

七日為三十公里，十九日為十五公里競賽，雖然成績並不理想，但都完成了全部賽程，並已獲得不少實際比賽的經驗。我們成績的不理想，一方面是受氣候環境的影響，一方面則是缺少經驗。

## 孤雁歸隊

周九如



性疏懶，極少提筆問候會裡的老友們。屏東素來有「太陽城」和「熱都」之稱：每年二月底就必得換上夏裝；四月底殷紅的鳳凰花就開滿了天邊；南北大武山雖亦高聳入雲，但從未見霜雪覆蓋。於是由於雪的愛好，就被「太陽城」的熱浪取代了。

直到有一天——那是去年年底，我與友人到南橫公路起點附近的老濃溪谷遊歷，望見了溪谷上游遙遠處白雪皚皚的中央山脈，我對於雪的懷念又從淡漠而變得非常深刻——我懷念合歡山，懷念晴空之下白色的群峯！

我還闖過一個大笑話。接到家人的轉告之後，我直接寄上兩個照片到會，準備辦理會籍清理和會員證更換。由於「失蹤」太久，會裡幹部在繁忙中把我看成「資料不全」的新入會申請者，將我的照片、回郵原封退回，令我啼笑皆非。害得我萬分緊張地再度來函解釋，這次黃姐姐收到了，她警告我：「如果再不吭氣的話，就真要把我忘掉了！」

此後，我一直提高警覺，保持聯繫，而也多勞會裡老友不斷地將活動通知寄給我，只遺憾自己業務太忙，始終無法抽空北上參加。但我一直等待著……

前年的七月四日晚，林秘書以豐盛的晚餐，

為陳雲銘和我餞行。領受過這番厚意，灌滿一肚子啤酒，醉態十足地搭上十一時十五分的夜快車南下

，從此開始了我一年十個月的服役生活。

今年五月四日，我退伍了。退伍之前，曾到會裡「正式歸隊」。而在前天上午，我兩年來第一次參加幹部會議，實現了長久以來的願望。

服役時大多在遙遠的南部：基礎教育在鳳山，分發後更到了屏東——由於平日業務繁忙，加上生

本會向來就有一種極大的向心力，正如蔡教官所說的，久不見就會想念得很。因此，重又見到老

友時，便沈浸於那種說不出的興奮和歡愉之中。

會議後，全體在「正心樓」聚餐，酒酣耳熱之際，會刊負責人陳教官問我：「離群二年不妨寫點感想？」於是趁此良夜，提筆追述，獻醜於諸會友，並祝諸位健康愉快！

### 六十四年合歡山旅遊隊登記辦法

一、主辦：中華民國滑雪協會直屬滑雪俱樂部

二、目的：為倡導各季體育活動培養青年適應

高山氣候與寒地生活並促進森林遊

樂。

三、實施期限：六十三年十二月卅日—六十四

年一月四日分四梯隊

(一) 六十四年一月十一日—六十四

年一月十五日分三梯隊

四、地點：合歡山滑雪場

五、參加資格：(一) 六十三年以前加入中華民國

滑雪協會直屬滑雪俱樂部會員

員

(二) 新加入六十四年中華民國滑

雪協會直屬滑雪俱樂部會員

(三) 年齡滿十五足歲以上

(四) 在學學生或社會有正當職業

之青年男女會員

(五) 體格健全、品德高尚、並能適

遵守團隊精神

(六) 無患心臟病、高血壓、色盲

及身體機能健康者，並能適

應高山氣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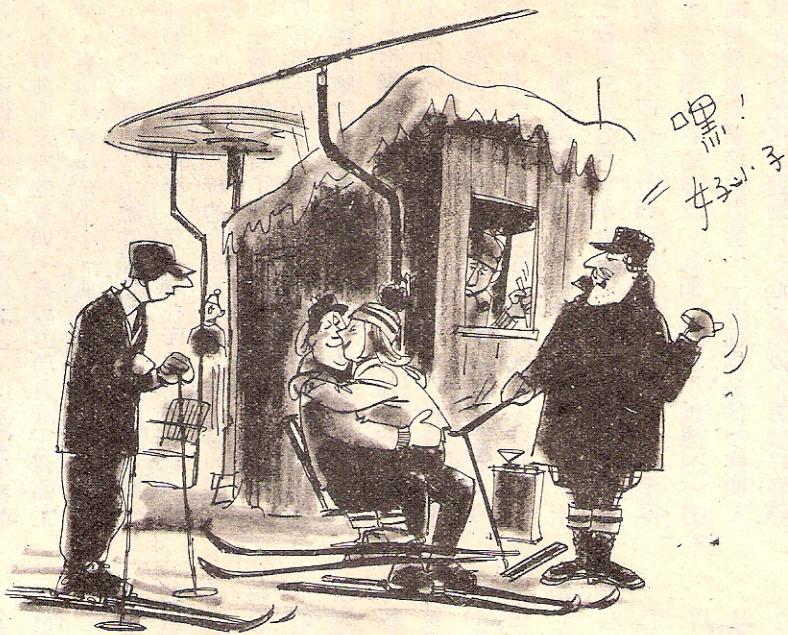
### 六、注意事項

八月卅一日以前向本會辦公室登記

### 七、注意事項

一、登記後作爲分配梯次之根據

二、通知繳費時以繳費先後至滿額爲止  
三、通知繳費時附詳細參加辦法。



# 次高山之行

陳舊蒂

次高山 “顧名思義”

是第二高的山，位於花蓮與台中交界處，僅次於玉山，每年入冬整個山頭被大雪所覆蓋，故又名雪山

，因地處崇山峻嶺，

人跡罕至，所以鮮為人知。

林務局發現了這塊處女地之後，認為極有開發的價值，加上近年來在熱心人士大力進行滑雪運動後

合歡山滑雪場已不克容納，故決定在該處另闢一新滑雪場以應時代之需要，

遂邀請本會派員前往勘測資料，於是我們一行三人上江詞宗教練、陳雲銘教練和我奉命作了此次“次高山”之行。

三月二十七日一大早我們從員林江教練的家出發至豐原向林務局大甲林區管理處報到登程；在連續多日艷陽高照的好天氣下，我們正高興此行定是輕鬆愉快了不料就在這天下起綿綿細雨來，一路上我一直在禱告着，林務局

的專車飛速的向梨山的”武陵農場“進發，途經東勢我們老馬識途的下車補充了一些應用的食品及用具，時將近午的路上我們看到的是榮民們種的高級棗樹，水蜜桃、梨、蘋果等，滿山遍野，桃紅一片，試想夏天時果實纍纍，伸手即得，不覺垂涎三尺，專車馳行於林野之間，景色醉人，莫約半個鐘頭的蜿蜒山路，赫然看到一隻張着大口的獅子蹲在路前，原來是座”獅子大開口“的石獅子，真是栩栩如生，氣勢雄偉，守着一棟很別緻的房舍，這是農場的辦事處；我們繼續前行，過了辦事處似乎才真正進入農場，真想不到在崇山峻嶺中竟還有如此廣大的平原，這兒的桃花、梨花，紅的、白的，相互輝映，有如一片花海，農場傍着一條不大不小的溪流，呈長方形，在山雨蒙籠中，益顯得她的清新可愛，我已深深地愛上她了。沿途看到不少大同小異，一模二樣的房子，我們在最後一棟停了下來，



在看到如此豐富的飯菜，倒有點迫不急待了！雨沒有停的意思，我不放棄權利，繼續努力禱告着。

大概是我的虔誠感動了上帝吧！次日一早雨停了，天氣晴朗，真是個爬山的好日子，吃過早點帶着便當和水壺我們上路了，從農場至”三六九接待所“單程要十五公里，心想這將是一場硬戰呢！車子送我們到公路盡頭，我們一夥下車徒步，正式開始爬山，同行的還有林務局的員工五位，除擔任嚮導外每人還要挑三十多公斤擔子的毛毯用具等物，走在這山路上，個個健步如飛，真是由衷的佩服他們，羊腸小徑，沒入山灣，坡度很大，爲了要在吃晚飯前趕回招待所，所以我們跟隨了嚮導走上近路，坡實在太斜了，初時大家雄心勃勃，衝勁十足，未待將步，我首先就有點吃不消了，心想不能當衆出醜，只好硬着頭皮往上”爬“，如此爬了一個多鐘頭，到了危七卡接待站”

後半段路程不知是如何走完的，因爲我們一個個都已”身不由主“的直衝而下了，遠遠的看到可愛的專車已靜靜的停在路邊等候着我們，此時已是六點多了，山中落日早，夜幕已低垂，這時突見一簇人馬，魚貫而上，原來是一個登山隊，每人全付登山裝備，心裡由衷的佩服他們利用假日投向大自然，來征服高山幾岩，青年人的毅力、信心就是創造的主力，我們目送他們彎入山腰，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了農場的招待所。

「三三一九青年節」，這是個何等輝煌的日子啊！早上參加了農場的升旗典禮，儀式簡單而隆重（其實只有我們三個人），吃過早點，整裝下山，又回到了煩囂的塵市。

阿姆斯壯了；爬過一個山坡，滿以爲眼前這山該是最高的了，殊不知到了山頂一瞧，接着來的是又高又更斜的，此時才體會出山的一重又一重，時間已近中午，飢渴交迫，腳跟發軟，在此雙重打擊下，銳氣盡失，正在尋求解決之際，突然眼睛一亮，看到對面山坡上躺着一個火柴盒似的房子，經證實那就是三六九接待站之後，我已感覺到它在對我們揮手了，看到它就像是吃了興奮劑一般，站了起來繼續努力，飢餓頓失，力氣也有了，我們決定到了目的地再吃中飯，好！有志氣！山近路遠，不知又走了多久，終於我們克服了飢餓，征服了次高山，看看手錶已是下午一點一刻！嗯！便當好香喚！大家吃得風捲殘雲般的一粒米也不剩，飯後江教練和陳教練責任所在也顧不得休息就到下面勘查地形去了，我實在走不動了，和”火柴盒“並排躺着，我睡着了，陽光暖暖，山風習習，很快的我就進入了夢鄉；山中是那麼的靜，兩位教練已勘查回來，要不是他們叫醒了我，我還在黃櫻夢境中，！睡了一覺，精神、體力恢復了不少，回程時箭步如飛，當然他們都不是我的對手了！下

